

“龙系列”

长篇革命历史小说

一次史无前例的战略大转移，敌特卧底游击队掀起腥风血雨
红嫂儿女勇不断却透着柔情，浴血奋战保卫铁桥磨一段传奇

边城密战

第一部

曾 增 著

在繁华都市、喧嚣纷杂的社会杂音中听到了一声清丽的战斗号角，使人们在某一刻穿越回那个澎湃的激昂年代。

——著名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柳建伟

作家出版社

“龙系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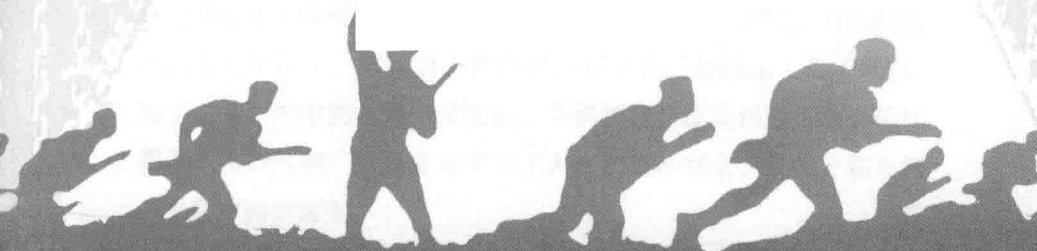
长篇革命历史小说

3217

边城密战

第一部

曾 增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边城密战 / 曾增著. -- 北京 : 作家出版社, 2019. 1

ISBN 978-7-5212-0288-5

I. ①边… II. ①曾…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77632号

边城密战

作 者: 曾 增

责任编辑: 韩 星 刘 飞

装帧设计: 私书坊 刘 俊 石晓云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067186 (发行中心及邮购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275 千

印 张: 21.25

版 次: 2019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212-0288-5

定 价: 38.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言

柳建伟

8月的北京，很有些酷热难当。友人推荐的《边城密战》却好像一阵清风，吹去了些许暑气。

当今的世界，物欲横流，手机头条充盈着“奇葩”话题，电视荧屏描述着“帝后”争斗，都市“大房”“二房”的争斗，而阅读《边城密战》这部作品，使人如饮冰水于酷热的沙漠绿洲，令人耳目一新。

20世纪，世界东方，中华民族正经历以“东亚病夫”到“东方巨龙”的奋斗与抗争。革命怒潮惊天动地。作者采撷中国工农红军在江西苏区长征前的一段历史加以描写刻画，给我们展现了八十多年前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下的革命战争。情况复杂、斗争激烈、问题尖锐的环境下，作者把主人公钟龙华及其率领的游击队，从宏广历史中拆解，对主人公及其理想、信念，进行了详尽的描写和揣度，展现了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人们，他们的心态、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爱恨，使我们深切感受到中国革命战争史中的细小浪花。

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中，曾说“物质是军队的刀柄，而意志与精神才是锋利的刀锋”。在那个年代，年轻的共产党员在极度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坚持自己的信仰，坚信自己的信念，为了理想，为了主义。书中的主角不惜流血，不惧牺牲。真实再现了那个年代革命志士的风貌。正是有着书中主人公的血汗付出，我们才能看到一个新中国的诞生。

感谢作者，为我们展现了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在繁华都市、喧嚣纷杂的社会杂音中听到了一声清丽的战斗的号角，使人们在某一刻穿越回那个澎湃的激昂年代。

目 录

contents

序 言	柳建伟	001
第 一 章	临危受命	001
第 二 章	雷公寨闯关	017
第 三 章	芳心暗许	034
第 四 章	暗藏杀机	050
第 五 章	大红灯笼高高挂	068
第 六 章	分身有术	084
第 七 章	神秘的大桥	102
第 八 章	桃花渡遇险	116
第 九 章	夜杀“南霸天”	133
第 十 章	血洗雷公寨	150
第十一章	寄人篱下	169
第十二章	智救游击队	187
第十三章	再探大铁桥	205
第十四章	绑架	222
第十五章	陷阱重重	241
第十六章	敌营显身手	256
第十七章	勇闯磨刀谷	273
第十八章	雪耻复仇	287
第十九章	飞夺铁桥	305
第二十章	何日彩云归	321

第一章 临危受命

1

赣南红土盆地，连绵的不高不低的丘陵，山上长着永远长不高的马尾松，或杂七杂八叫不上名的荆条树、杉树，还有茅草、灌木丛或芦基草。春夏之交，满山遍野盛开着映山红、杜鹃花、栀子花和众多叫不上名来的野花，红色的、蓝色的、白色的、黄色的、紫色的、粉红色的，把群山装扮得五彩缤纷、分外妖娆。山上虽然没有参天的乔木，一年四季却也郁郁葱葱、绿意盎然。

江山如此多娇！然而却暗藏危机……

1934年4月，蒋介石调集了百万重兵，对中央苏区发动了残酷的第五次“围剿”。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天上有几十架飞机，地上有大炮坦克。当时，毛泽东被排斥在中央决策层之外，中央红军的指挥权由中央“三人团”掌控。由于博古、李德在军事上推行“拒敌于国门之外”的“左”倾军事路线，和国民党军打起了阵地战、消耗战，战斗异常惨烈，致使苏区国土大片沦陷。

中国革命再一次走到了往何处去的紧要关头。

“围剿”和反“围剿”的战斗异常激烈。

一座山头的战壕里，红军某部一营营长钟龙华正用望远镜观察

着敌情。二连长跑来着急地汇报说：“钟营长，敌人又攻上来了！”

“二连长，你带领你们连迂回到敌人左侧后方。”钟龙华沉着地说，“等我们正面发起攻击后，你们在左侧发起猛攻，消灭这股敌人。”

二连长答应一声：“是！”

钟龙华侧转身，对一连长、三连长说：“一连、三连，等敌人靠近后，集中火力猛打。敌人溃退，我们就发起冲锋！”

一连长、三连长立正说：“是！”

密集的敌人在督战队的督战下，端着枪慢慢逼近红军阵地。钟龙华率先开枪，大喊一声：“打！”顿时，机枪、步枪一齐开火。敌人鬼哭狼嚎，溃不成军。敌人在败退，钟龙华率正面红军跃出战壕，发起冲锋。这时，二连在敌左侧向敌发动攻击。红军在和白军展开肉搏血战，喊杀声此起彼伏。红军全歼这股白匪。

战事结束，钟龙华在战壕里巡查，鼓励安慰战士们。战士们士气高涨，积极加固工事，等待着敌人的下一次进攻。

这时，师部通信员小刘急匆匆赶来，他向钟龙华敬礼说：“报告钟营长！这是师长给你的亲笔信，师长命令你立即赶回师部。这里的任务移交给丁副营长。”

钟龙华看完信，点点头说：“好！我交代一下，马上跟你回师部。”

师部指挥所条件很简陋，师长、政委、参谋长围在作战地图前研究战况，进行新的部署。

钟龙华进门敬礼：“报告师长、政委、参谋长，一团一营营长钟龙华奉命前来报到！”

师长笑着说：“好！我们红一军团猛虎营营长到了。来，说说，前线打得怎么样？”

“师长，这仗怎么打的？我们为什么要和敌人的飞机、坦克、大炮和优势兵力硬打硬拼？这完全就是消耗战！”钟龙华用衣袖擦了把汗说，“我们营已经伤亡过半。再这样打下去，恐怕……”

政委端来一缸凉开水，递给钟龙华，点了点头说：“说得好！钟

龙华同志，这是中央军委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你辛苦了。来，喝口水。”

钟龙华接过政委的茶缸，咕噜噜一口气把水喝完，他用衣袖抹了抹嘴，说：“政委，师长，前几次我们反‘围剿’打得多痛快，多精彩！我们跟着毛主席、朱老总打运动战，一次又一次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进攻！一次又一次地夺取了反‘围剿’的胜利！”

“钟龙华同志，你说得非常对。”师长点了点头说，“今天我们不谈这些。这次是中央军委周副主席亲自下命令，要你立即赶回瑞金中央，有新的、非常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去完成。”

钟龙华问：“师长，什么任务？”

师长说：“具体任务我们也不清楚。你到中央保卫局报到后就知道了。你马上去吃饭。吃完饭后同小刘立即骑我和政委的马火速赶回瑞金！”

钟龙华敬礼：“是！”

2

山间小路上，田间大道上，钟龙华和小刘骑着战马奔驰。

钟龙华忽然看见路边一座茶亭里有人影晃动，他一怔，本能地勒住了马。“啪、啪”两颗子弹从他耳边飞过。钟龙华说声不好，翻身下马，见路边有棵大树，一个翻滚，躲到了大树后面。他回头看小刘，见小刘也下了马，躲在对面一个高坎下。

钟龙华迅速打量了一下周围，见身后都是水田，水稻已经收割，田里蓄满了水。左侧是座茶亭，有三个敌人头戴斗笠，正向他这边射击。钟龙华看这几个敌人，都是本地农村人衣着打扮，猜想这一定是小股敌人渗透到苏区搞破坏的便衣别动队，但他不知道敌人到底有多少。钟龙华猛然看见对面小刘头顶高坎上有一个敌人，钟龙华抬手一枪，敌人中弹摔下高坎，跌落在小刘身前。小刘一枪把茶

亭外一个要向钟龙华开枪的敌人击毙。钟龙华猛地从大树后冲出，迅速向茶亭外另两个敌人射击，击毙一个，另一个矮个子腿部中弹受伤，倒在地上，他挣扎着爬进了茶亭。

高坎上猛地丢下一颗冒着烟的手榴弹，正落在小刘脚跟前。钟龙华大声喊道：“小刘，注意手榴弹！”小刘手疾眼快，弯腰伸手抓起手榴弹，扔上高坎，随即传来一声巨响和敌人的惨叫声。

钟龙华冲进茶亭，见刚才腿部受伤的那个敌人正用布条包扎自己流血的伤口。钟龙华审问道：“你们是什么人？”

特务答：“我们是薛岳部特种部队的一支八人小分队。”

“你们的任务是什么？”

“我们潜入中央苏区，专门搞暗杀，搞破坏，搜集情报！”

这时，茶亭外传来几声枪响。钟龙华闪身到茶亭门口，向外张望。茶亭内受伤的特务见有机可乘，偷偷地从怀里掏出一支手枪，瞄准钟龙华。钟龙华仿佛脑后长了眼睛，反手一枪，矮个子特务趴倒在地，太阳穴中弹鲜血直流。

钟龙华顺着一条小路冲上高坎。高坎上是一片旱田，种着红薯和旱芋。刚才被手榴弹炸死的特务陈尸在红薯地里，还有三个特务，在前面几十米处正往山上逃窜。小刘从另一边小路上来，两人向三个特务追去。

特务们边跑边向后射击。钟龙华一枪，把跑在后面的那个特务击毙。剩下的两个特务急忙分开，一个往山上跑，另一个往山下田坑跑。钟龙华、小刘也分头追赶。

小刘追赶的那个特务非常狡猾，他利用山上长得不高但茂密的马尾松掩护，时不时回头向小刘开上两枪。追到山顶，他又朝小刘开枪，终于发现没有了子弹。特务望着山背面陡峭的地形，不敢往下跑。

小刘大喊一声：“不准动！举起手来！”

特务慢慢地举起手，突然，他猛地把手中枪对准小刘砸去，然后转身往山下跑。小刘一歪头，枪从耳边飞过。小刘随即开枪，特

务惨叫一声，身体顺着陡峭的山体滚落下去。

钟龙华追赶那个往山下田坑跑的特务，那特务也是时不时回头向钟龙华开枪。那特务慌不择路，他跳下一条陡坎，顺着梯田田埂奔跑。梯田都是水田，稻收割后田里蓄满了水。钟龙华朝特务开了一枪，击中了那特务的肩膀。特务脚下一滑，整个人掉进了水田。那丘田是沼泽田，有几处深不见底。那特务掉进沼泽，拼命挣扎，越挣扎身子越往下沉，特务边挣扎边大喊救命。

钟龙华和小刘站在陡坎上，看着那个特务高举着双手慢慢地沉入泥潭中。

钟龙华对小刘说：“我们走！”

3

中央机关所在地瑞金沙洲坝。在一间大屋里，坐着周恩来副主席、中央保卫局情报处李处长以及钟龙华三人。

周副主席和蔼地说：“钟龙华同志，党中央有一项非常艰巨、非常重要的任务，决定派你去完成。”

钟龙华信心百倍地说：“请党中央放心，请周副主席放心！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也会坚决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好同志！这次是叫你去闯虎穴！”周副主席点点头，“来，到那边，我们好好谈谈。”

周副主席指着地图说：“这座小城，叫虎穴城。虎穴城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处，扼湘粤赣三省咽喉。你刚从前线回来，很清楚当前的战场形势。自从我们苏区的北大门广昌失守后，国民党反动派更加气焰嚣张，妄想把我们赶尽杀绝。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他在去于都调研前，曾私下交代我一些事情。毛泽东同志客观地分析了当前敌我力量对比悬殊，认为当前斗争形势严峻，中央苏区有可能不保。中央红军必定要来一次战略大转移。转移的方向就是西进湖南。

时间预计在十月中旬。”

钟龙华认真地听周副主席娓娓道来。

周副主席喝了一口水，继续说：“虎穴城西十几公里处有一道南北走向的大峡谷。大峡谷长一百余里，沟峪纵横，悬崖绝壁，是横卧在湘粤赣边界的一道天堑。整个一百余里长的大峡谷上，只有虎穴城西有一座大铁桥，那是1880年法国人修建的。虎穴城周边的箭山地区，有我党井冈山时期留下的一支游击队，游击队有一百多人，队长叫罗威。你这次是以中央特派员身份，派遣到箭山游击队。你们的任务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虎穴城西郊的那座大铁桥，绝不能让国民党军把它炸毁！这是关系到我中央红军能不能顺利通过大铁桥西进湖南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这项任务非常困难非常艰巨，而留给你的时间非常紧迫，不足两个月。”

钟龙华站起身：“不管千难万险，坚决完成任务！”

周副主席点了点头，把钟龙华按回到座位。然后说：“好！有信心，有魄力！钟龙华同志，我有一个重要会议，先走了。到虎穴城找谁、怎样接头、接头方式等其他细节，由李处长给你交代清楚。记住，面对貌似强大的敌人，我们要和他们斗智斗勇，并最终战胜他们、消灭他们！这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魄力、智慧和勇气！”

钟龙华又一次站起，坚定地说：“请党中央放心！请周副主席放心！我一定会带领游击队，保住大铁桥！”

周副主席紧紧握住钟龙华的手，目光盯着他，目光中充满了鼓励和支持，说：“我们相信你，党中央相信你！”

周副主席走后，李处长给钟龙华交代任务：“钟龙华同志，你在虎穴城，不是孤军作战。除了游击队，虎穴城里也有我们的地下党组织。在敌人内部，有我们党一位代号叫‘黄蜂’的同志，在关键的时候，他会帮助你。你的代号叫‘金雕’。”

钟龙华轻轻地重复着说：“金雕！”

南昌行营国民党复兴社情报处。二楼宽大豪华的办公室里，情报处长汪清泉正在接电话。门口传来一声响亮的“报告”。汪清泉放下电话说：“进来！”

王效大步走进来，站在汪清泉办公桌前，立正敬礼说：“报告处长，特训处少校王效前来报到！”

“嗯！不错！局长就是有眼力，不愧是特训处的高才生。”汪清泉目光盯着王效，从上到下打量了一番，满意地点了点头，“来，我给你布置任务。”

汪清泉起身拉开墙上的布帘，露出一幅军用地图。他用木棍指着地图说道：“这个圈，就是箭山地区，这是箭山地区的重镇——虎穴城。虎穴城驻扎着粤军的一个加强团，两千余人。团长叫白湘君。此人老奸巨猾，诡计多端。唉，真可惜虎穴城不是我们中央军的地盘。不过，在反共这一点上，陈济棠的粤军和我们还是有许多共同点的。”

“处长，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想，箭山地区迟早会是我们蒋委员长的一统天下。”王效语气坚定地说。

“嗯，迟早？对，那是迟早的事。”

“处长，等歼灭了朱毛赤匪后，我们回头再来跟这帮广东小赤佬算账！”

汪清泉点了点头说：“好！言归正传。虎穴城西郊十多公里，有一道南北走向的大峡谷。大峡谷长百余里，只有虎穴城狭窄处有一座法国人修建的大铁桥。大铁桥长三百多米，宽四米。这是唯一一条从江西通往湖南广东的咽喉要道。委员长这次发动的第五次‘围剿’，我中央大军长驱直入，步步为营，取得了辉煌之战绩，攻克伪都瑞金指日可待。委员长担心，共匪狗急跳墙，他们有可能兵败蹿

入湖南。所以，委员长着令我处精心制订了一项‘铁桶计划’。大峡谷是阻击共军西进湖南的第一道防线，一道天堑！一旦共军西窜进入箭山地区，立即炸毁大铁桥。这样，前有插翅难飞越的大峡谷天堑，后有我们几十万精锐国军追兵。王少校，你可以发挥一下你的丰富想象，此时此刻，十余万朱毛共匪，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悲惨下场？！”

王效哈着腰说：“处长，我想到那时的共匪，应该像一群关在铁笼子里的老鼠，走投无路。下场就和当年太平天国石匪石达开在大渡河畔的下场一模一样，全军覆灭！”

汪清泉频频点头：“对！就是这样的下场！”

两人相视，一阵哈哈大笑。

王效收住笑说：“处长，杀鸡焉用牛刀。我带一支精英别动队去就解决问题了。”

汪清泉摇了摇头说：“不！不不！这样风险太大。你带一支队伍去，白湘君会认为你是去夺他的地盘，他肯定不愿意。说不定双方会擦枪走火，引起不必要的麻烦。箭山地区有一支共党游击队，队长叫罗威。据我们在共党中央内部的情报人员传来的可靠情报，共党中央最近要派一个特派员前往这支游击队。我们判断这一定和共党战败后西窜湖南有关。”

“处长，那您的意思是……”

汪清泉一指王效，说：“你的任务就是冒充这个特派员，你的代号叫‘猴王’！”

王效一怔：“猴王？”

“对！你要像孙猴子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那样，打入共党游击队内部，抢在那个真正的共党特派员之前，进入游击队。”说到这里，汪清泉手一挥，“你要想尽一切办法取得罗威的信任，掌控这支游击队，并最终消灭这支游击队。”

“处长，我明白。要使用苦肉计，离间计，反间计！必要时还要采取毒辣手段，把罗威这颗眼中钉除掉！”王效目露凶光地说。

汪清泉频频点头：“对！我和白湘君会配合你导演一出完美的大戏，让你顺利进入游击队，让罗威对你这个假冒的特派员深信不疑。”

“一切听从处长安排！”

汪清泉起身说：“我会派出多支小分队在暗中协助你，保护你。”

王效双脚立正，敬礼道：“谢谢处长！誓死效忠党国！誓死效忠蒋委员长！”

5

虎穴城“剿共”司令部里灯火通明。电讯室里收发报声，嘀嘀嗒嗒，不绝于耳。

一个报务员说：“组长，南昌行营‘剿共’总指挥部来电。”

组长李娟接过电文，走出电讯室，上二楼，走进司令部办公室。

李娟大声道：“报告白司令，南昌行营来电。”

白湘君接过电文，看了一会儿，左手指轻敲着办公桌面，沉吟着说：“嗯，‘铁桶计划’！于副官，你说，共党这次是不是当真被老蒋给打败了？”

于副官接过电文，浏览了一下说：“司令，老蒋的话，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你这话什么意思？”

“司令，您仔细想想，老蒋‘剿共’，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于副官正了正军帽，继续说道，“从第一次‘围剿’到第四次‘围剿’，兵力从十万增加到五十万，哪一次不是一败涂地，铩羽而归？这第五次‘围剿’，虽说兵力增加到一百万，武器装备也更先进了，还有飞机、坦克、大炮。老蒋更是亲自坐镇南昌，志在必得，但共产党也壮大了不少。况且，共产党是这么好剿灭的吗？”

白湘君点了点头说：“不过，我听说，共产党中央内部正在内斗，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军权。在劫难逃哇，也许这是天意！”

于副官认真地说：“司令，我们不管他共党胜也好败也罢。这‘铁桶计划’，总归是党国大业，我们还是得认真配合执行。”

“嗯！”白湘君想了想问，“西大街那家共党联络点元生堂大药房，情况怎么样？”

“老板卫鑫是共党地下组织的一个小头目。”于副官说。

白湘君手一挥：“好！按照‘铁桶计划’，这场大戏就从现在拉开序幕。秘密抓捕卫鑫！”

西大街元生堂大药房里静悄悄的，老板卫鑫正在柜台上扒拉着算盘结账。

卫鑫吩咐小伙计：“小六子，去！上门板，打烊。”

小六子答应一声，拿起一块门板，走到门边正准备上。几个便衣大汉闯进门来，拦住了他。于副官说：“等等，这么早关什么门？不做生意啦？”

卫鑫目光透过眼镜片看着这伙人。进店的有七八个人，身着便装，个个彪形大汉，不像良善之辈。卫鑫心下暗暗一惊，露出笑脸：“各位老板，小店打烊了。”

于副官似笑非笑：“老板，我给你送来一笔大买卖，千万不要错失良机哟！”

卫鑫一怔：“大买卖？”

于副官点着头说：“对！你发财的日子到了。”

卫鑫问：“什么大买卖？”

“我要买三支上好的山参，每支一斤重的长白山野山参。”

卫鑫又是一惊，赶忙陪着笑脸：“这位爷，一斤重的长白山野山参小店没有。别说小店没有，恐怕广州、北平也没有，就是原产地长白山也是找不到的。”

于副官冷笑一声：“既然没有野山参，那就给我来两颗一斤重的牛黄。”

卫鑫目瞪口呆地看着于副官，张嘴结舌：“这个，这个……小

店也没有……”

于副官掏出枪，顶着卫鑫的脑门，恶狠狠地骂道：“王八蛋，我就知道你沒有。把他带走！”

两个大汉一左一右架着卫鑫的胳膊，卫鑫大惊失色：“你们……你们……”

于副官抓起桌子上的一块抹桌布，一把塞进卫鑫的嘴里。

于副官命令道：“把小伙计也带走。”

一行人架着卫鑫和小六子出了门，于副官随手把元生堂大药房的灯拉灭了。一行人消失在茫茫黑夜中……

审讯室里，卫鑫被五花大绑绑在柱子上。身上衣服破了，脸上有几道带血的鞭伤。

于副官走到卫鑫跟前说：“卫老板，你还是从实给我招了吧！”

卫鑫大声喊道：“长官，我冤枉呀！我卫某一向安分守己做生意，老老实实做人，从不违法的事。长官，我实在是冤枉呀！”

于副官把烟一扔，破口大骂：“他奶奶的！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不给你来点厉害的，看来你是不会招了。”

于副官从熊熊的炭火中拿出一把烧得通红的烙铁，伸到卫鑫的前胸，恶狠狠地说：“老小子！你说不说？我这一烙铁下去，你不死也得脱层皮！”

卫鑫望着灼热的烙铁，惊恐地大喊：“别，别！我招，我全招……”

于副官把烙铁一扔，大笑：“哈哈！老子就知道你是个软蛋，尿货！”

于副官拿着供词走进白湘君的办公室说：“司令，卫鑫老小子扛不住，招啦！”

白湘君问：“他全部招了？”

“对，他全招啦！”于副官把供词递给白湘君，“他还供出了虎尾镇的一个联络点，是家饭店，叫‘如意酒家’。”

白湘君点点头：“好，招了就好。”